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老杨的“百宝箱”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黄敏清 王澜 黄钦明

近日，广州石化检验中心第四化验室的一台马弗炉持续发出警报，经维修班长杨军东检查发现，是仪器垫圈老化导致程序升温失去控制，触发报警。

没有合适的备件替换怎么办？杨军东从维修间一个看起有些陈旧，但很结实的箱子中，找到以前从废旧马弗炉机身上拆下来的完好垫圈进行更换，警报解除，马弗炉恢复正常。

第四化验室很多仪器“工龄”超过20年，大多数是已经停产的“老古董”。一旦出现问题，除了维修就只能购买新仪器。维修难度大，准就难在配件停产绝版，就连厂家都没有存货。购买新仪器也难，因为一台大型仪器少则20多万元，多则上百万元，选仪器、报计划、下订单、运输、组装、调试，消耗人力、物力、时间不说，更重要的是生产等不起。

具有32年维修经验的杨军东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所以养成了从报废机器上拆卸可用设备和元器件进行收藏并分类保管的习惯。由于杨军东的这个箱子中收藏了众多的设备和元器件，在仪器维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工人们称为“百宝箱”。

今年2月，负责矿物油分析的折光仪突然发生故障，仪器的温控部分失控导致温度无法调整，达不到分析方法要求的温度条件。杨军东仔细检查，发现已经使用了26年的温控部件老旧损坏严重，且无法修复。正当大家在为如何完成当天任务着急时，只见杨军东从容地从“百宝箱”里找到一个以前从报废仪器上拆下的温控模块，成功安装在这台仪器上，及时“救活”了仪器，为装置原料矿物油的分析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确保了装置投料顺利进行。

一次，2号聚丙烯装置有一台注塑机“服役”期满，要做报废处理。得知消息的杨军东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淘宝”。

只见杨军东围着报废机停停转转、敲敲打打，两天后，控制面板、温控表、电路板、控制器、电源……各种大设备、小配件，一共扛了3麻袋回来，这些大小备件经杨军东之手，除尘除锈，抹上润滑油，归入“百宝箱”。

“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一旦在用的注塑机出现故障，这些零备件随时可能被唤醒重新‘上岗’，既节省了检修费用，又节省了维修时间。”杨军东说。

有了“百宝箱”的神助，杨军东对仪器维修如鱼得水，2019年以来，杨军东进行仪器日常维护保养320多次，修复仪器63台，其中，今年以来就修复了17台，节约维修资金20多万元。

不服老的柴达木维修匠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惠玲

“王师傅，您在我们队上多待会儿，再给大家说说维护知识。”日前，在中石油西部勘探青海钻井公司英31-1井施工现场，维修工王毅被50638钻井队队长崔海年拉住求教。

2月18日全面复工以来，这是王毅第20次专门上井进行设备检修维护，这只是他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

52岁的王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事钻井设备维修，一晃30年了。这个年龄在高寒缺氧的柴达木盆地，已经有点“老”了。

“每次上井，听着转盘正常运转的声响，就觉得年龄、体力都不是问题。”王毅说他和井队设备“八大件”已经有了感情，舍不得退下来。

王毅干起活来不知累、不喊苦的劲儿，总被同事们夸奖“像个年轻小伙子”。

3月初的一天深夜，王毅接到40920钻井队钻机输入轴承烧坏的报修电话后，连夜赶往位于油砂山山顶的井场。刺骨的北风嘶吼着，正在拆卸轴承的王毅，脸和手都被刮得生疼，队党支部书记陈军领实在不忍心，让他去值班房缓缓，王毅却拒绝道：“我走上的速度快一个小时，不能为井队打进尺赢一个小时嘛！”

维修站的厂房里，王毅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打千斤顶时，他会跑过去提醒哪个角度不能站人；组装、吊装设备挂绳套时，他又帮忙指挥吊物平衡。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他这个“操心病”，他不唠叨还不习惯。

一年元旦，正在组装钻机滚筒轴的王毅，突然晕倒了，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重症胆管炎。手术后他在病床上躺了7天，也用手机“遥控指挥”了徒弟7天。手把手地把3个大学生徒弟送到了公司装备和维修的专业管理岗位上，这是王毅最为自豪的事情。



不爱红装、偏爱工装，28年间追梦、圆梦，爬上炭素行业电气自动化控制的“金字塔尖”——

仰望星空的人

却成了“烫手山芋”——项目没有竣工，设备制造厂家合同期满，退出设备调试，设备的安装、维护、管理成为企业难题，无人敢动。

“这条世界一流的生产线绝不能成为摆设。”眼瞅着外国专家留下的“烂摊子”，看到许多人面对“国外重器”时的畏难，张平香主动请缨，带着12名团队成员一头扎进“瘫痪”的设备。

张平香的强项是英语，但对日语却是“门外汉”。不服输的她，带领团队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凭借一本《日汉科技词典》和所能检索到的所有英语文献，破译了千头万绪的线路“密码”，终于完成了系统的自动化联线调试，实现全线自动化生产。

方大炭素压型三车间4000吨立捣卧压挤压机和配料系统运行投产，标志着公司生产装备水平领先国内炭素行业。

张平香一战成名。

“土专家”叫板“洋设备”

方大炭素的主力生产设备均为进口，此前一旦发生故障，备品备件的及时供给就成为难题。

许多进口设备的备件采购往往遇到周期长、价格高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随着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石墨电极生产企业，闯入世界前列，进口备件时常遭遇封锁和漫天要价的窘境。

生产等不得，成本不允许，在电极类、特种石墨、炭砖类、炭素新材料等领域正逐渐成为“中国炭素航母”的企业容不得“卡脖子”。

依托“张平香劳模创新工作室”平台，张

平香和伙伴们一头扎入备件国产化改造的探索之中。

如今，洋设备上所有的易损件基本都实现了国产化，为企业持续腾飞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方大炭素焙烧厂浸渍线控制系统于1997年建成投产，是20年前的德国进口设备。张平香通过不断创新实践，牵头自主实施控制系统升级改造，使这台老设备迸发出青春活力。

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帽，在许多同行看来，张平香就是一个“土专家”，但是近年来，在工控设备管理、维修及生产设备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她一次次显露出自己扎实深厚的技术功底。

张平香先后组织完成设备改造项目25项，技术革新81项，修旧利废130余项，累计节约资金近千万元，先后取得国家专利3项，获得全国职工技术创新三等奖。

不爱“红装”，偏爱“工装”

炭素听起来神秘而陌生，这是一种以碳元素为主的非金属固体材料，因其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等，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能源等多个领域，大到卫星、飞机，小至手机、钓鱼杆、自行车、羽毛球拍，都需要炭素材料。

作为冶金行业中的一员，方大炭素基本是“男人”的天下，整天在各种重型设备间摸爬滚打，张平香养成了不爱“红装”、偏爱“工装”的习惯。

(版面制图 张菁)

仰望星空，胸怀梦想

康劲

曾多次采访方大炭素，目睹过企业当年在断崖边缘、举步维艰的窘境；也了解最近10多年里企业所创造的辉煌，剖析这家企业最为根本的成功之路，记者的感受是：这是一家有梦想的企业，这是一群有梦想的职工，张平香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记得2008年底，去方大炭素采访，那时的企业刚刚经过改制，恢复正常生产时间还不长，但是企业却提出了一系列宏大愿景：要做一艘驶向世界的“炭素航母”，让高炉炭砖和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的“中

国制造”进入世界前沿。这样的想法，确实令人震惊、振奋。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炭素行业，雄踞着德国的西格里、美国的尤卡、日本的东海等跨国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家隐藏在不靠海、不沿江的大西北山沟沟里的炭素企业，要想维持生存，或者在“豪门盛宴”中分一点残羹都很困难，哪里还敢做“航母”。但是，企业这样想了，就这样干了，也就这样成功了。

就是在这样的企业故事里，张平香的人生故事也就更加耐人寻味。当强国梦、企业梦和个人的奋斗梦交融在一起，在她的身上就形成了3种精神：不畏难的担

当，不服输的叫板，坚守一线的锲而不舍。如果再说得概括一点，就是她的身上时时涌动着一种“仰望星空，胸怀梦想”的情怀。

头顶的星空，因其辽阔深邃，而诞生理想与未来；因其庄严圣洁，而孕育执着与敬畏；因其自由壮丽，而鼓舞拼搏与坚韧。她拒绝在平庸等待、碌碌无为中承受企业被市场无情淘汰的命运，选择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把企业的梦想、民族炭素工业的梦想，通过拼搏与奋斗融入每一张图纸、每一份备件、每一次调试……

这是一个普通女工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为工业强国而拼搏的中国人的故事。

十年如一日扎根防震最基层，收集一手数据为科研做支撑——

守着台站为地球“把脉”

本报记者 甘皙

5月9日清晨7点，空气清新，一个黝黑、高瘦的身影走在通往黑龙江省鹤岗地震台的乡村道路上。他是常金龙，鹤岗地震台高级工程师，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偏远的基层台站，力争收集到最准确的一手数据，为地球“把脉”。

他今年被人社部、中国地震局授予“全国地震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入选中国地震局青年人才。

把青春献给防震最基层

鹤岗地震台位于市区边缘。由于地震台需要使用非常精密的仪器去监测微小的地球物理场变化，因此绝大部分的地震台都建在十分偏僻的地区，交通不便，工作环境封闭。

不但如此，鹤岗台属于高纬度台站，台站人员还要克服长期高寒作业、工作强度大、24小时值班等困难。

“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集中时间锻炼，怕身体负荷不了，所以养成了每天单程徒步50分钟上下班的习惯。”常金龙告诉记者，农村的道路与市区不同，车辆少，周围

环境安静，可以边走边思考，许多工作思路都是这样产生的。

基层台站很艰苦，但常金龙乐在其中，甘之如饴。

这些年来，他主要负责台站GNSS和连续重力运行维护、全省GNSS数据处理和黑龙江及周边地区流动重力野外测量和内业分析等工作。

他连续4年承担野外重力观测项目，烈日当头，他带头上山测数据；刮风下雨，他脚踩泥泞钻山洞；蚊虫叮咬、草爬子钻裤腿，他抖抖裤脚继续干。

就这样，每天行程400公里~500公里，每年两个月，4年累计行程10万公里，获取了宝贵的重力监测数据，为年度地震趋势研判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3~2018年6年间，他所负责的陆态网络GNSS、重力、定点形变共8项获全国评比前三名，其中GNSS单项连续多年获得全国评比前三名、连续重力2018年获得全国评比第一名、水管仪2015年获得全国评比第二名。

“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集中时间锻炼，怕身体负荷不了，所以养成了每天单程徒步50分钟上下班的习惯。”常金龙告诉记者，农村的道路与市区不同，车辆少，周围

少，事务性工作很多，为了处理得到最理想的结果，常金龙经常在家工作到很晚。出差在外即便等车也利用零散时间准备材料。

长期从事结合GNSS、重力和地震资料分析本区域地震危险性、东北地区地球物理场变化与地震活动关系的研究，2016年常金龙作为项目骨干，首次承担并圆满完成黑龙江及周边地区重力场测量和数据分析任务。

他为省局年度会商和全国重力专委会提交的年度会商意见，其观测成果和分析意见得到了国家局专家的肯定。

2019年常金龙作为中国地震局“一带一路”黑龙江省超导重力台站分项负责人完成了前期的台站勘选等工作，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小孔径台阵项目成员，承担了小孔径台站背景噪声和记录波形相关性分析等工作。

10年间，常金龙主持完成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工程项目5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7篇，其中核心论文6篇。

攻坚克难打头阵

科研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而台站人

疫情期间克服新困难

常金龙来到鹤岗地震台的第一天就曾

说过：“我想在地震台站工作岗位上做出点成绩。”

他为践行这一初衷，顶烈日、战酷暑、斗蚊虫、冒风雷，每天起早贪黑，尽心尽职地进行野外测量已是他的常态。

今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为野外观测增添了艰辛，增加了困难。面对棘手的工作难题，常金龙从不回避，总是转换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

无法野外观测，那就在家办公，除了做好台站地震监测、仪器维护、震情值班等工作，还潜心学术研究，期间系统学习了D-InSAR技术，撰写和投稿核心期刊“一带一路”小孔径地震台阵勘选、地震分析预报等方面的论文4篇，为日后小孔径台阵建设、会商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唯其艰苦方显勇毅，唯其不易才知可贵。

如常金龙一样的基层台站人，为了地震监测事业的未来选择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坚持提取高质量的观测数据资料，为台站发展和建设作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坚守奉献”的防震减灾行业精神。